

韓
非
子

三

欽定四庫全書

PDG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

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閒不厭詐僞

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

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楚林而田偷

苟且

多獸後不必無獸以

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復有忠信

文公曰善辭

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

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

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技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

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

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
妄數宜哉乎

厯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耆年則畝正

相謙故
正也

河濱之漁者

爭坻

坻水中高地
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耆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若窳
惡也

舜往陶焉耆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

大非

人之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

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柰何

堯在上三人爲惡仲
尼請堯爲聖者柰何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

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

若堯以聖在上則自
有禮讓何須舜以化

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力刀
嘗嘗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菁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力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為君主惟人未嘗易牙丞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乃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
愛安能愛君聞聞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母父
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父言蓋裁詐事不可父
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
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
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

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

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

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

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

舉功於臣而姦女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柰君

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相
相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計臣力臣計君祿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

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

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

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聞使善敗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

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

於後

可賞賞可罰罰無所獎塞也

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

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鼃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秉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譙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

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入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桓
桓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

公以輕上海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晉代齊也
靡笄山名

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

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

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

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

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

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

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

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不足

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

殉既不辜益得一謗

是子言分謗也昔

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

且望郗子

惡君更上何間

罪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

謗者也

出錯
其擅

不故曰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

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丞都丞官官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微令亦不以尊

即避卑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誅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常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楚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今

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

必憂矣

成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晉王用淖齒而手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

亂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屢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印非深思也亂國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

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效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女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故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囷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囷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官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子盍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美
美之也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

縫言損益若女隰朋

善純緣

工之純緣也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

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刀
刀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日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閤里門也二百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口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